

楚楚卡

瀛苑副刊

馬羅切的血液，在深遠南美的邊陲裡獨續生命，用悲慟的呼吸吹奏沉著低鳴的楚楚卡。那是種悲泣的樂曲，一段愈加傷感的旋律，用指尖蘸上被稀釋的血液，於卷卷碎裂的羊皮紙塗上一個專屬的民族圖騰；命名與被命名，沒有誰有資格去評論定義這段被無意或刻意流放的過去。風沙捲襲而過的舊城，秋雨打落的片野泥濘；海國強權的槍砲揮舞在他們的天空，自視優越的民族踐踏於他們的自尊，族裡的老者波可瓦杵著枯杖，將遺缺多年的記憶用言語一字一字地低誦給年稚的孩童。在傾圮的城石上，在剝落的磚牆上，有人用生命去寫歷史，有人用文字去記載這段歷史，馬羅切人用聲音去傳遞族裔殘餘的風情，由楚楚卡的管芯拼湊成一成串不連貫的圖騰。我們瞠目結舌地在旁冷視，我們稱頌遠古神秘的源流，我們冷瞧邊陲文明的孤獨，我們鄙夷了一段原該占據歷史文載的脈絡！

你說，這世界的文明在融融的源流中被包圍一起；他們卻這麼說，是這股融融圍砌的歷史遺落了他們的源由！

有誰會記得百年前的一片歡愉？有誰會想起世紀前一段初拓世界的刻銘？那不過是一小句錯綜於密麻字頁裡的一項敘述，不過是另一個落拓於記憶的印刷版模。有誰願意去翻度那一頁龐雜的文敘？又有誰會願意思索那不過一紙如籤的文明角落？

誰說歷史教給了人們批判的精神？誰說歷史帶了人們統範過去的視野規程？我們學習了教本裡不知所云的長篇大論，我們背誦了紀元裡成串相聯的數字年鑑。那一頁在冬烘師長口中至高無上的典藏，不過是另一頁試題上劃記分數的價值。有誰真正了解內容？又有誰可以告訴我們究竟遺缺了多少始末？當人們把那一本本曾奉如聖經的教本拋在桌後，讓蛛網蟲蠹成一個悲哀的結果，沒有誰會惋惜，沒有誰會憐恤；這不過是一本編寫既定的卷軸，一部載滿既定主觀的論斷。

「能哀悼甚麼嗎？」

「去問問被遺落在邊陲上的馬羅切人吧！」